



彭忠彦

瓷语花香

有人语，瓷有瓷话。比如“宋瓷女神”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——这只藏在大英博物馆内通灵的传世孤品就会开口说话。自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延禧厅，和这只在家乡窑炉里煅烧出的神器玉壶春瓶仅有的一面神交，我就听懂了她的喁喁私语。那是交心的倾诉；那是精灵的自白；那是女神的人间瓷话！

2015年9月30日，在“清淡含蓄——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”上，三生有幸的我第一次和汝窑神器天青釉玉壶春瓶谋面。此次展览除了悉数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汝窑瓷器，大英博物馆还慨然出借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、花式盏托、葵花式洗三件重器。

清末，慈禧太后为筹措“庚子赔款”，把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等一批官廷瑰宝抵押给盐业银行贷款，逾期不能归还贷款，瓷器被迫变卖。屈辱的“宋瓷女神”含泪别离国土，漂洋过海，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大洋彼岸的英国。百年天青梦，夜夜盼回归。圆梦盛世中华，宋瓷女神终于八面风光回国展出省亲，尽管戴着“借条”的镣铐，仍不失绝代神韵和风华！

朝圣的时刻——我捧着诞生你窑炉遗址上的一丛野菊花，虔诚地站在你身边，隔着玻璃第一次近距离顶礼膜拜：撇口，细颈，垂腹，圈足，柔和变化的弧线，堪称汝窑器瓶类造型的经典。淡天清色的容颜，釉面蝉翼般的开片，玉立俊秀的身姿，曼妙的曲线，彰显着女性的阴柔、丰满与纤细。在现代灯光下，这只诞生在家乡汝窑的玉壶春瓶，体型修长挺拔，洒脱素丽的雍容，玲珑清雅的气质，自然恬静的品格，酷似一位婀娜多姿的美妙少女，宛若一尊温婉简约、典雅神秘的“青瓷女神”，浓缩了所有古典与和谐之美范。那美，静止中透澈灵动的典雅，动态中含蓄神秘的幻彩。静动结合，透出一种耐人寻味的雅致；袒露一种无法描述的韵律；折射一种内外由衷的古朴！

如痴如醉。懵懵懂懂中我忽然听到女神的金口玉言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……”

青光闪烁，瓷音袅袅，花香袭人，梦里窑乡，现实故宫——那一刻激动撩拨着我，一个唯美的成语“瓷语花香”诞生了！

天青汝州与汝窑天青

我自故乡来，知晓家乡事。家乡“老汝州”，天荒地老。汝州因汝水而得名，汝水因女媧圣母而取名。汝水，这条中原的女性河流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女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伏羲时期，汝州为伏羲之妹女媧的封地，叫女国。《世本·氏姓》载：“女氏，天皇封女弟媧汝水之阳，后为天子，因称女皇。”母亲河因其在女媧氏的封地而得名“女水”（古代“女”“汝”不分），也称汝水。汝州因汝水故名，位居北宋五大名窑魁首的汝窑因汝州而得名。汝窑器融五行学说于一体，在其制作过程中把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客观地表现出来。“土”指的是汝州地道的瓷土，瓷土决定了瓷的本质与品性；“金”指的是源自家乡的各种矿石的金属氧化物，系釉料中的发色成分，它张扬了艺术；“木”指的是柴窑的燃料，它催生了火，转换成焰；“水”是汝瓷烧成过程中的伴侣，它促进汝瓷成型而悄然升华；“火”决定汝窑瓷器烧成的成败，凭借火的炽热与刚刚给汝瓷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性格。汝窑瓷器是天地人合一共生，金木水火土和谐共存的艺术产物，是难以堪比的人间杰作。而你——天青釉玉壶春瓶，则是从汝窑飞出的“青瓷精灵”，独压群芳，美轮美奂。

汝窑产品的原材料全部来自汝州区域内的天然瓷土。其产品的特殊品质、特色和声誉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，只有在该地并采用特定的生产工艺，才能烧制出地道的、通灵的汝窑神器，比如您——“宋瓷女神”！

汝州地处中原，属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四季分明。南依伏牛，北靠嵩山，左控襄许之饶，右联伊河之秀，为南北东西交通要道。北汝河（古汝水）横贯东西，形成西北东南向的槽形盆地。作为古都洛阳的门户，汝州成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。境内资源丰富，生产汝瓷所需的长石、石英、玛瑙石、方解石、高岭土、滑石等原料储量大量，煅烧汝

窑器的木材、原煤燃料资源丰富，古时烧窑多用木材，栗木为佳，汝州盛产栗树，来源充足。据文字记载，唐代已出现用煤炭烧瓷的现象。汝州水资源丰富，古称“汝海”，境内河流纵横。

“日暮数峰青似染，商人说是汝州山”，大量诗词曲赋都对汝州丝绸殷飘逸的天青色山水赞美有加。苏轼的“下雨初晴，水风清；烟敛云收，数峰青”，曾被人误以为是描写汝瓷美妙的釉色。汝州这种朴素无华的天青色自然环境，间接或直接影响了汝窑工匠烧造汝瓷釉色的审美思想和意趣。加之皇命在身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天青釉汝窑器诞生在汝州就不足为奇了。南宋叶真《坦斋笔衡》记载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悉有之，汝窑为魁。”

“宋瓷女神”身世之谜

我的家族与酒有关。早在唐代，人们习惯把酒称作“春”，很多酒的名字都带有“春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李白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诗云：“纪叟黄泉里，还应酿老春”。明代高启《客舍雨中听江卿吹箫》诗云：“恨无百斛金陵春，同上凤凰台上醉”。直至现在，许多酒的名字仍然叫某某春，如剑南春、五粮液春等。在通行的各类书籍中都说“玉壶春瓶”因诗句“玉壶先春”而来，也有说是因“玉壶买春”而得名。唐代司空图的《诗品·典雅》：“玉壶买春，赏雨茆屋。”而“玉壶先春”之由来，有的人认为和苏轼与陶工的民间传说有关，他曾有“玉壶先春，冰心可鉴”的诗句，但遍查苏轼的相关著作，包括诗、词、文、赋都未得见。诗人岑参曾有诗云“闻道桐川多胜事，玉壶春酒正堪携”，这是目前在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关于“玉壶春”三字连用的情况。诗人很明白地说出了“玉壶春酒”，而同样内容的诗句也出现在中唐诗人朱千乘的《新移镜中别业》中——“锦缆扁舟花岸静，玉壶春酒管弦清”，也指出了“玉壶春”是一种酒的名字。“古瓶盛酒后簪花，花酒由来本一家”，一句诗道尽玉壶春瓶功用之妙。既可盛酒，亦可插花。北宋曹组《临江仙》句云“数枝梅浸玉壶春……”此诗中玉壶春瓶被用来插梅花的。

扯远了，还是说我，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的故事吧——确切地说我们是一对姐妹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。

那时候，那个风流成性的宋徽宗皇帝，降旨汝州的大国工匠严和烧制玉壶春瓶。严和年近古稀，病魔缠身，但皇命难违，只好抱病烧窑。七七四十九窑烧下来，玉壶春瓶不是粉青就是卵青，那天青色始终不肯露面。就在第四十九窑开窑之际，突然一声巨响，窑厂西北方的太和山崩，烈焰腾空，乱石翻涌，岩浆四溢。待一切平静下来后，严和双手抖索开窑，然而竟出现了虾青。严和彻底失望了，一天夜里偷偷溜到汝河岸边自尽。严工匠站在齐腰深的汝河浅水滩中，望了一眼两岸熊熊燃烧的炉火，突然一头扎进水中，头被一块石头刺痛，顺手抓起了那块石头。那是太和山崩，一块玛瑙石被暴雨冲刷到了汝河中。借着朦胧的月色，严工匠依稀看到了晶莹剔透的石质。在水的浮力中他把那块玛瑙石翻上覆下，仔细把玩，许久又鼓起了活下来的勇气。严工匠把玛瑙扛回窑厂，连夜碾碎重新配制釉料。第五十窑上天青色显现，我和妹妹终于冲出窑炉的幽门，一对举世无双的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诞生了！

严工匠太爱我们姐妹了，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妹妹藏匿起来了。窑司来逼命索宝，于是我就走进宫廷，开始了荣光尊崇的人生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靖康之乱中姐姐被金兵掳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严工匠死后立下家规，世世代代把我传下去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到南宋时，我被号称“占田遍天下，而家积巨万”的张俊夺走了。张俊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，为了防止被偷，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一千两（四十公斤）一个大银球，名叫“没奈何”，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，全都拿它们没办法。

张俊贪婪歹毒，命他部下一个汝州籍的军官带兵藏银回到故乡，软硬兼施，手段用尽，连杀严家大小11口人，最终把我抢劫而去，含辱走进张俊府邸。

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的秋天，宋高宗赵构亲临清河郡王张俊的府第，君臣二人共叙旧谊，把酒言欢，筵席之间张俊进奉了一批稀世珍宝作

为贺礼送给赵构，赵构欣然接受。我就是在这时候进宫陪伴君王了。在张俊进奉的所有汝窑瓷器中，赵构对我情有独钟，在宫中经常拿来赏玩，爱不释手。并且专门安置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南宋皇宫内的德寿宫奉华堂内，并在瓶底刻上“奉华”二字以兹纪念。以后赵构对张俊礼遇优厚，诸臣均不能相比。

朝代更替，江山几易。刀光剑影中，我一直稳居深宫，过着四平八稳的风光岁月。可是到清末，慈禧太后为了筹措“庚子赔款”，将我和一批汝窑器瓶抵押给盐业银行。清朝覆灭后，盐业银行又将我卖给英国的大维德爵士。20世纪60年代，大维德爵士去世前将我捐赠给大英博物馆……

“宋瓷女神”赞

你是瓷器中的皇后，被尊为“宋瓷女神”。你是瓷器美学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造型。你从岁月的深处走来，你从历史的雾霾中飞出；也有在家乡窑炉炼狱的磨砺；也有深锁宫廷的寂寞；也有走出“寒门”，登上大雅之堂的荣光；也有流落异国他乡的忧伤；更有在大英博物馆接受万人膜拜的尊崇和风光。岁月的吸管不曾稀释你的本色，依然呈现的淡天青色如此温润可人。尽管釉面开片的线条已被久远的历史磨砺为黑色，但丝毫不能淡化你的秀丽，依然灵光闪烁，宛若从宋瓷王国中翩然飞来的女神，婀娜多姿，楚楚动人。

“数枝梅浸玉壶春”，你质朴却不单调，含蓄表面下流露出高雅风尚，是人类审美情趣集大成者。你所蕴含的意味之美才是真正的古代艺术之美。你的平淡、素洁绝非只是一种物性，同时渗透了淡泊、虚静的“人性”，而你典雅方正，亦象征了儒家文静雅洁、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。你浓缩了中国古代理性文化的最高趣味：平和、含蓄和雅致。如此富有内涵之美的汝窑玉壶春花瓶，即使不插花，也能让人闻到花香。

宋代是“词”的时代，“宋词女神”李清照的出现把宋词推向了峰巅。宋代还是“瓷的时代”，宋瓷中的汝窑玉壶春瓶，以其清淡淡雅，纯净细腻的美学特点，成为当之无愧的“宋瓷女神”！

老行当之风吹云散

◆李 晓 伟

     劊猪匠这个老行当，估计现在的小年轻连听说也没听说过。其实，这个行当并不遥远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依然存在，只不过，已是日暮途穷、日薄西山了。

     最初，劊猪匠都是走村串户，挑担行走。后来一般都会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，车把上插着一根铁丝，铁丝上还栓着个红缨穗以示身份。彼时，他们头戴草绿色军帽，身穿蓝色中山装，挎一个发白的帆布口袋，里面装的是劊猪工具，下身着一条不是很合身的黑色裤子，脚穿一双解放鞋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
     在我们这座中原小城，这种形象是标配。同时，劊猪匠的叫法比较书面化，我们这里叫“择猪娃的”。

     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是劊猪匠们的高光时刻，那是一门必不可少且赚钱的手艺。劊猪匠是走村串巷走四方的手艺人，衣着打扮自然比一般农人时髦。他们喝千家茶、吃万家饭，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。

     在过去，养猪业远不如今日这股发达，农民饲养的土猪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出栏。由于农家喂猪的目的多为育肥吃肉，而非繁殖，因此无论公猪母猪，在八九个月发情后都会变得难以管理，影响长膘。于是，为了确保猪只能够安心育肥，不出现性情暴躁、拆圈外窜等问题，同时也为了不影响肉的品质，劊猪技艺便应运而生。

     彼时在广大农村，几乎家家养猪，既能增加收入，也能消化残羹剩饭。但养猪的人都知道，猪不劊不肥。猪仔饲养了一段时间，即将成年到了发情期，饱暖思淫欲，躁动不安，不睡不吃，性情暴躁，挖砖撬石，或在猪圈里乱钻，或使劲用嘴巴拱门，甚至越栏逃跑，谁阻拦它，它便瞪着骨碌骨碌的贼眼，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威胁人，令人大骇。

     被关起来后，依然郁郁寡欢，越吃越瘦不长膘，骨瘦如柴，浑身裹着臭烘烘的猪粪尿，耷拉着头，连习惯性的哼哼都懒得哼了，常盯着猪圈外野花上的花蝴蝶发愣。这就需要请劊猪匠阉割“去势”了。

     劊猪匠人的挎包里随时携带着一个皮套，里面装着几把小刀和一套针线。其中，一把主刀的设计颇为特别，一头是双开刃的快刀，另一头则带有铁钩。劊猪时，只见劊猪匠嘴里叼着锃亮的割刀，左脚死死地踩住猪脑袋，右脚半跪在猪后身上，贴地摀紧其脑袋和四肢，活蹦乱跳、嗷嗷嚎叫的小猪便被制服了。

     随后，他们的右手指娴熟地勾住猪的“花花肠子”或肾囊（公猪的辜丸），只见刀光一闪，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，干脆利落，伴随凄惨的哀嚎，一小段“花花肠子”或肾囊便被取出丢

入旁边清水盆里了。一番麻利地穿针引线，缝合好伤口，锅底灰拌菜油往伤口上一抹，一头猪便阉好了。

     劊猪的核心技术在于找准“花花肠子”与“肾囊”的位置，“花花肠子”的位置尤其难找。不同品种的猪，其位置有所差异，脂肪的厚度决定划刀的深浅，划浅了，猪需挨第二刀，划深了容易崩肠。老道的劊猪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只见他们电光火石般刀锋一闪，百发百中。

     阉割后的猪生长发育较快，肉质更为鲜嫩，肌肉纹理细腻。因为雄性激素会对猪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，阉割后去除这部分激素，有利于猪的生长发育。对母猪进行阉割，可以使其性情变得温顺，便于管理。阉割后的母猪寿命较长，生殖系统疾病较少，可以提高繁殖能力和产仔数。同时，阉割后的猪抵抗力较强，不易感染某些传染病。

     在小猪嘶力竭嚎叫中，劊猪匠动作稳准狠且轻盈，手法熟练地忙着自己的拿手活计，还十分得意地叼着烟和主人与围观的孩子们聊天、逗乐。

     劊完后一抬脚，小猪立即站直身子，逃离“魔爪”，     仓惶夺命远遁。走出老远，仍心有余悸地恐怖回望，似乎不敢相信刚才的噩梦是真的……它忍着痛，躲在柴草堆或栏舍僻静处，警惕地环视四周。刚刚割过的小猪不能躺着，否则腹内肠子会打结，得让它站或走着。于是，孩子们被指使着手持竹竿驱赶猪仔，让它在两个时辰内不能躺下。

     小猪被取出宝贝丢了元气，就只能一门心思去长膘，且被斩除情根后，温和驯良，心静气顺，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，而且肉也长得好，没有异味。至于那些阉割出的“花花肠子”或肾囊，即便主家不要，劊猪匠也不舍得丢掉，每天多劊了几头猪，这些东西便相当有分量。回家后洗净烹煮，那可是大补的下酒好菜肴。

     难怪他们都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的。

     劊猪在我国可是一门从事牲畜阉割的古老的行当，其历史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记载，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已有系统技术记录。该职业需掌握快速精准的手术技法，传统工具为五寸劊刀，3-5分钟即可完成操作。旧时劊匠属“搓捻行”，供奉华佗为祖师，在农耕社会中兼具技术性 with 江湖色彩。

     史料记载，明朝皇帝朱元璋携带墨客骚人巡游民间，大户人家和穷苦百姓听闻，便都在屋门前贴出对联恭迎。当他们来到一劊猪匠家门前时，只见门上空空荡荡，不见对联，朱元璋不仅没有怪罪，反而来了兴趣。他提笔泼墨，写下趣联一副：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横批：是非之地。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充分认可。

     那么，为何这一古老的行当会渐行渐远呢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规模养猪场的发展，农村散户养猪的方式已经逐渐减少，同时，现在的猪生长周期短，仅需6个月便可出栏，而这时它们的性器官还未完全成熟。因此，劊猪这一行业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     苍狗浮云，白驹过隙。

     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劊猪匠的身影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，劊猪的技艺已成历史，劊猪匠的故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回忆和谈资。随之消失的，还有那香浓细腻的肉土猪肉香，叹之、惜之。

     但是，他们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，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，尽管在不经意间已经消失，但给我们留下的，却是那关于往昔生活的记忆和回味。

